

文化中国行

只把山游作课程

□作者:张山梁

只因敬慕阳明先生,时常辗转于全国各地,参加与阳明文化相关的学术研讨会、论坛,聆听最前沿的阳明学研究成果,拓展视野,同时也借机交流拙见微思,向外传播阳明王学的洞见。“真榘廉食虚官守,只把山游作课程”,游学于阳明行迹地的山水之间,感受先生曾经驻足留下的文脉儒香。

乙巳小雪,我曾去到被先生赞为“滁山与我多情”的滁州,参加“滁州市第三届阳明文化活动周”系列活动。在“山水寄哲思”滁州阳明文化学术研讨会上,以《朱王会通:福建阳明学的基本特征》为题,从朱熹、王阳明在治理管控漳郡之束民以礼、束民以约的相近理念,到一大批莅闾履职阳明门人、后学兼顾朱学的会通,以及黄道周等众多闽籍学人促成“朱王会通”,进而阐述福建是朱学重地,但并非一味排斥阳明学,而是以“共融互容”之举,助推“朱王会通”之势,形成了具有福建地域特色的阳明文化。这些年来,无论是出版阳明文化专著,或是整理点校阳明学文献,还是撰写发表学术论文,抑或是受邀交流发言,自诩为“闽地阳明文化传播者”的我,始终以“福建阳明地域文化”这一主题布局延展,娓娓道来,充满着浓浓的福建地域特色。因为我深知,只要将一个地域化的学术个案串联起来,织点成网,就一定能建构起一座富有时代特色的阳明文化宝藏。

其实,早在470多年前的明嘉靖三十二年(1553),就有一位漳籍阳明后学潘鸣时来到安徽泾县、滁州等地游学,聆听贡安国讲授阳

明学,并留下“滁阳旅舍,有格板之箴;涇院夜谈,有回头之示”的游学心得记录,从中依稀可见在滁州的某一家旅馆,贡安国与潘鸣时师徒二人促膝交谈、谆谆劝诫的场景。是的,正是有了一代代漳籍阳明学人孜孜以求地负笈外出游学,只把山游作课程,虚心学习,不负时光,才奠定了自明中后期以来,漳州一直是福建阳明学发展中心的地位。窃于今有幸赴滁研讨,亦是接续漳籍先贤的足履,虽未得“格板之箴”,但从诸道友的高谈阔论中,亦颇受“回头之示”。

漳州,自隋开皇三年(583)置州,至今已历1400多年,有“金陵锁钥,江淮保障”之称,“形兼吴楚,气越淮扬”之誉。西晋末年,琅琊王司马睿由此渡江,建立东晋政权。五代后周,赵匡胤在清流关击败南唐主力,奠定北宋帝业。元朝末年,朱元璋在凤阳揭竿而起,开创大明王朝。鲁肃、戚继光、吴敬梓等诸多历史文化名人故里为滁,韦应物、欧阳修、辛弃疾等名臣贤达先后治滁,留下德政遗风,千古名篇《醉翁亭记》、讽刺小说《儒林外史》享誉中外。

王阳明与滁州究竟有何关系?明正德七年(1512)十二月,一代儒学宗师王阳明由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擢升为南京太仆寺少卿,于次年(1513)十月到滁就任;正德九年(1514)四月,调任南京鸿胪寺卿而离滁,在此任职、生活半年之久。太仆寺是掌管皇家御马和朝廷马政的衙门,始建于西周,秦汉沿袭,为九卿之一,直到清末才裁撤,延续近3000年,是朝廷办事机构中存续时间最长的机构。明洪武六年(1373),南京太仆寺初设于滁州,后曾短暂迁址,最终稳定于滁州。滁

州以及江淮分水岭两侧,丘陵起伏,山环水绕,草木丰美,适宜牧养马匹。作为明朝“太仆寺”的南部分支,主要负责掌管南直隶地区军马的牧养、繁育、核验与调拨,是维系明朝南方军事后勤的关键部门,见证了明代马政制度的运行与演变。

尽管阳明先生的滁州之任时间不长,但却是一个极具特色的时期,以致其晚年经常提及“我这个话头自滁州至今”,从“步入从政、讲学快车道”的人生经历,以及“从游之众自滁始”的讲学实践两个维度来看,滁州之任构成了其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。可以说,滁州是阳明心学思想传播与发展历程中一个极具关键意义的“转折点”与“实践场”。阳明先生在滁期间,不仅处理马政事务,更将此地作为讲学与交友之所:在寺内正殿后楼“栖云楼”,曾与同僚、弟子登楼赏雪,写下“绕看庭树玉森森,忽漫阶除已许深。但得诸生通夕坐,不妨老子半酣吟。琼花入座能欺酒,冰溜垂檐欲堕针。却忆征南诸将士,未禁寒夜铁衣沉。”“此日栖云楼上雪,不知天意为谁深。忽然夜半一言觉,又动人间万古吟。玉树有花难结果,天机无线可通针。晓来不觉城头鼓,老懒皇睡正沉”等二首传世佳文。还将寺西南丰山东麓的高岗命名为“梧桐岗”,并修建“来远亭”,留下《梧桐岗用韵》等42首诗文,赋予南京太仆寺浓厚的文化气息。是故,钱德洪的《阳明先生年谱》记曰:“(正德八年)冬十月,至滁州。滁山水佳胜,先生督马政,地僻官闲,日与门人遨游琅琊,让泉间。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,歌声振山谷。诸生随地请正,踊跃歌舞。旧学之士皆日来臻。于是,从游之众自滁始。”阳明的滁州之任因有“地僻官闲”之“便利”,自是得以集中精力于讲学。

那么阳明先生究竟讲什么、如何讲呢?



▲南京太仆寺



▲《柏子灵湫》

从其“日与门人遨游琅琊,让泉间。月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,歌声振山谷”以及“诸生随地请正,踊跃歌舞”的情况来看,完全有理由推测阳明先生定是因其高扬的主体性精神来讲学的。但仅以主体性精神讲学并不一定能达到“诸生随地请正,踊跃歌舞”的效果,尤其是在以外在知识追求为主要目标的背景下,因为以知识追求为主要内容本身也就存在着一个“讲者”与“听者”之间不平等的身份背景。只有在“圣人之道”人人所具的“吾性”均“自足”的条件下,滁州讲学会成为“使先知觉后知,使先觉觉后觉”的活动。也只有在这一背景下,才会形成“诸生随地请正,踊跃歌舞”的亢奋状况,以及在《滁阳别诸友》诗中所感怀的“欲慰相思情,不如崇令德。掘地见泉水,随处无弗得”的精神共鸣。这或许是阳明先生认为“从游之众自滁始”的原因吧。

阳明先生在滁州的署衙——南京太仆寺位于琅琊山东麓丰山脚下。自咸化年间,开始推行“马折银”制度,到了嘉靖元年起全部解送折银,自此,南京太仆寺便不再调送马匹。在这一过程中,南京太仆寺的地位越来越低。虽然南京太仆寺这一机构及其官职一直都在,但已几乎无事可做。正德二年(1507),杨廉“升南京太仆寺少卿,时桐务多暇,贪清胜者,类皆流连光景,搥幽发粹云尔。廉独敦朋聚之乐,环滁诸生多执经其门,遍举先儒异论,分辩是非,娓娓不倦容。”正德十五年(1520),阳明先生任职南京太仆寺少卿,“值留阙多暇,专以良知之旨训后学,随方而答,必畅本原。”清末裁撤之后的南京太仆寺逐渐荒芜,直到2019年10月,在原址按原样恢复重建的南京太仆寺对外开放,成为滁州市的重要文化地标。

当走进重建的南京太仆寺时,驻足流连

▲王阳明在滁州画像



滁 阳 景 深

欧阳修与九射格

□作者:马庆民

九百多年前的某一日,在滁州琅琊山的幽谷中,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写下千古名篇《醉翁亭记》。那句“醉翁之意不在酒,在乎山水之间也”,流传至今,令多少人沉醉于这种纵情林木、醉意山水的情怀之中,回味无穷。

读这篇文章时,我常常被优美的语言、肆意洒脱的情怀所吸引,很少会注意到其中描绘滁人游山之乐的生活场景,如“射者中,弈者胜,觥筹交错”这一句,正是宋代文人乃至民间宴游时游戏活动的生动缩影。

其中看似闲适的“射者”之戏,或许正与欧阳修精心设计的酒令——九射格,有着密切的关联,甚至可能就是其灵感之雏形。南宋宗室赵与峕(同“时”),在《宾退录》卷四中,不仅全文引录了“九射格”的方位排列,更直接指出“射中其物,则视筹所在而饮之”,说明这种游戏已经完全融入宴席酒令之中。

射礼作为古代“六艺”之一,属于“五礼”中嘉礼的一种,是周代重要的礼仪制度的一部分,与射礼相仿的还有投壶之礼,然而这些终究是皇家贵族的专属礼仪。欧阳修却独具匠心,创制九射格,将古礼“平民化”,带人寻常宴饮。

九射格融合射箭之礼与投壶之趣,既保留了古礼的庄重,又增添了游戏的活泼。其标靶以一块木板制成,分为九格,中间画一只熊,四周绘虎、

鹿、雉、猿、雁、兔、鱼八种动物。这九种动物排列颇有深意:熊居中央象征权威,虎、鹿分列上下,雕、雉、猿居左,雁、兔、鱼则居右,暗合生态秩序。欧阳修以游戏为载体,将儒家伦理与道家自然观悄然植入。九射格的玩法很简单——酒桌上的人轮流从竹筒里抽签儿,抽到熊的,就用飞镖去打标靶上画的熊;抽到兔的,就用飞镖去打标靶上画的兔。依此类推。

“投壶”“射覆”等传统游戏,往往带有较强的竞技性和胜负心(负者饮酒或受罚)。而九射格刻意化解了这一点,其核心创新“无胜负,无赏罚”。无论射中与否,都要饮酒,更像是众乐乐的氛围。因为消除了因胜负可能带来的紧张,所以才能营造出真正的同欢共乐,这显然很符合欧阳修追求“与民同乐”的和谐氛围。

这种游戏一经发明,就很快传播开来,逐渐从雅令变成了俗趣。当然,九射格的流行,离不开宋代酒令文化的繁荣。彼时汴京酒肆林立,宴饮成风,酒令形式百花齐放。如叶子戏(纸牌鼻祖,玩家需要推算未出之牌,智趣盎然)、彩选(掷骰升官,以“赃、功、德、才”等定升降,讽刺官场浮沉),搜寻隐君子(宋代版“杀手游戏”,需推理隐藏身份,考验口才与机敏)……相较之下,九射格独树一帜,它不似叶子戏的谋算,也不似彩选的世故,而是以射箭的肢体动作打破文人的拘谨。

深谙自然之趣的欧阳修,在《画眉鸟》中曾感叹:“始知锁向金笼听,不及林间自在啼。”他所创制的九射格,恰似那只“林间鸟”,让宴饮者暂脱礼法束缚,回归天真之乐。加之宋代文人推崇“礼乐相济”,九射格以射礼为骨,以游戏为肉,既延续了“射以观德”的传统,又以轻松形式消解古礼的刻板。欧阳修创制的九射格,以其独特的肢体参与性和消解胜负的和谐理念,为酒桌增添了更富诗意与天真之乐的选择,成为当时流行酒令的“一股清流”。

遗憾的是,这种依赖文本与口传的游戏,因缺乏后世可见的实物(如标靶、酒筹)留存,其生动的细节难免在时光中变得模糊。但不可否认,欧阳修设计九射格,本意不只是消遣,其深层意图有醉翁的初心,以及酒令背后的文化理想。欧阳修一生宦海沉浮,却始终豁达之心面对逆境。贬谪滁州期间,他疏浚泉池、兴建亭台,与百姓同欢同乐。九射格的设计,恰似醉翁笔下的山水,凝聚着他的风雅与智慧,更洋溢着返璞归真的自由意趣。

现在翻开《醉翁亭记》,耳畔仿佛仍能听到当时的歌声与欢笑。欧阳修与众人沉浸在九射格的乐趣中,任诗意向琅琊山间的清泉,在觥筹交错、欢声笑语间,无声地滋养着人心,这恰是醉翁之意,既寄情于山水,亦陶然于此间真趣。

文化动态



计成军/摄

“岂不自在”姬朝晖水墨小品展 作品座谈会举办

本报讯(全媒体记者 张瑜)近日,“岂不自在”姬朝晖水墨小品展作品座谈会于滁州市博物馆举办。十多位领导嘉宾、书画界专家从创作主题、艺术风格、意境表达、笔墨情趣、造型技法等方面,对姬朝晖“岂不自在”系列水墨小品进行全方位的剖析和研讨,大家纷纷表示,姬朝晖此次展出的水墨小品系列别开生面、独树一帜,紧扣“自在”主题,是献给当下社会的一份珍贵“礼物”,画作既有文人画的书卷气,又有漫画的亲力和力,画如其人,展示了其为入处世的淡然态度和低调谦逊的学术品格,希望姬朝晖先生百尺竿头更

进一步,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艺术作品,让更多的人共享“大自在”。

据悉,本次“岂不自在”姬朝晖水墨小品展由市文旅局、市文联、滁州日报社联合主办,展出的近60幅水墨作品,均为姬朝晖先生近年来创作的精品,也是他退休十年来自潜水墨的阶段性总结。其画作延续了前期漫画的诙谐、幽默、富于哲理的风格,增添了中国写意绘画的笔墨情趣,用真挚的情感、沉静的品格,推出了一批有温度、有韵味、个性鲜明的水墨作品,为滁州的美术创作增添了崭新的一笔。